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二目錄

葉適

商憲

著作王先生墓誌銘　王戴堇長輿

傅兆　郡倅

重編吳興誌序　爲歸安譚綸

王炎　郡守

懷忠堂辭并序○爲顏魯公

湖州到任謝表

上葛密院卿書

上宰執書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二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二

烏程董斯張遐周纂編

閔元衢康侯參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沈子壽文集序

葉適

吳興沈子壽少入太學名聞四方仕四十餘年紬于王官再入郡三佐帥幕公私憔悴而子壽老矣然其平生著嗜[illegible]文字若性命在身非外物也甲乙自著累百千首嗚呼何其勤且多也余後學也不足以識子壽之文其不為奇險而瑰富精切自然新美使讀之者如設芳醴

珍殽足飫饜食而無醉飽之失也又能融釋衆疑兼趍空寂讀者不惟醉飽而已又當銷愠忘憂心舒意閑而自以爲有得于斯文也觀其開闔疾徐之間旁貫而横陳邈騖而高翔薦宗廟朝廷之文非自娛於幽遠淡泊者也余嘗患文人擅長而護短好自矜耀輩其所能蔑與彼此而視他人顧若無有夫知有已而不知有人以此質怨宜其窮於世矣今子壽專自降抑未嘗以色辭忤物爲前輩挹然務出諸生後已之所工反求中焉此固人情之所赴富貴之所歸召叢譽而化積毀之常道

也然且落落寘寬至於白首未有所合何也若夫以文爲華以學爲質容而不爲利謙而不爲福宮庭瓌皆膏粱藜藿晏然沖守不可榮辱此子壽之所以自求古人而成其德也合不合葢未言焉

湖州勝賞樓記　葉適

凡城邑據江海陂澤之勝皆即以爲賞葢物常聚於大矣吳興三面切太湖涉足稍峻偉淩可几席盡也然四水會於雪溪鏡波藍浪渠相動搖而靚粧袨服之倒影互爲散合衆流放於荷華浦沉清浮綠鳧鴇棲止而倚

荷文蔘之羅生無有際畔特嶺聯亘巧石綿絡頗抑洲之蔓勢而蔽遮其風寒故其人意安而氣和舸經舫緯㢟輪艓縷細聲窈眇豪唱激越宛轉一州閒隨地而勝覽勝而賞無不得所求具區雖大不暇觀也夫豈幾於耳目之狹者易徇而適於心志之廣者難親耶亦其辭靈爽異所獨鍾彼雖大而此不小也國風廢王道息鄉樹以江南曲名於時古之採蘋皆盥而釜錡於大宗禮至敬也主於少女教至行也慍之採蘋徒詠而已其思蕩其志淫豈名南本指哉然而詞人藝士爭共詩述

郡之勝賞由是而始敞堂與館益盛於今太守趙君旣新白蘋亭復樓於側其言曰清風水遁碧瀾山隱兼之者斯樓也力能見湖而不爲者民方與我游於麗畣之內我不敢與民縱於青冥之外也雖然以道講民見湖可哉白居易論謝柳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按史惲守吳興前後十年其政清靜吏民所懷病去而乞留千餘人居易偶不詳也政在乎平在久加以不倦存土可使沃瘠闢可使富況蒲魚豐衍明山媚水素稱勝絕乎君初至捐稅直增學廩親不葬女不嫁廢疾無醫死無

斂棺皆助之恐不及可謂有志矣惜其暫不得久近惠而未及遠利也故錄以次惲君名希蒼字漢英嘉定十五年三月

北村記　葉適

戸部尚書吳興沈公園於城北奉勝門外而使告余曰北村畝餘三十中涵五池太半皆水也其爲叢花茂木之蔭狹矣靈壽書院[illegible]容臥起而移老堂巨壁也不過三楹而止其爲崇閣邃宇之居褊矣洲藏渚伏濠港限隔非舟不能通道相爲市者皆魚蝦之友菱芡之朋而

冠帶車馬之來絕矣併日却坐分夜獨宿觴同棹轉穿
南北而透東西遺音欵乃常在庭際而絲竹鼓鐘之奏
息矣蓋其陋若此也惟對湖臺高不逾丈具區前臨湖
心遠峯明晦滅沒近前後溪鳳凰毗弁諸山往往湊泊
於溪山亭之下殆或天與者雖然是亦樵夫野人之所
同有也若夫城中舉觀大圜照耀映奪曾不敢仰視而
側立也吾聞古之善遊者粗於天而不精於人今吾鹵
莽而營之苟且而成之姑以寄吾身於一壑之內而游
於天地之外非所謂粗耶故名其園曰自足而甲觀大

囿照耀而映奪者非惟不敢望亦不敢羡焉余謂公沖約有清識既以天趣得真樂而又能挹損其言不自夸擅可謂賢矣余嘗評天下山水之美雖質文變態各異而吳興特爲第一其山脉地絡融液而浸灌者莫非氣之至清渟止演漾澄瑩紺澈數百千里接以太湖蒲荷蘋蓼盛衰榮落無不有意而來鷗去鳥風帆浪楫恣肆渺莽不知其所窮昔之功已就若范蠡身不用若張志和之流未嘗不遁逃嘯歌於其間蓋仙聖之宅非人世也余海濱之人山凡水俗常恨不得生長其地而尚友

其實豪今公乃以築圃曲折名實大皆使余記之豈非所願欲也哉

漢陽軍新修學記

葉適

漢陽昔鄖子也以遺音求之正召南漢廣之地岸南即鄂州今之巨鎮王師所屯通闤大衢商賈之會物貨之交也漢陽獨力漁勤稼不以走集逐利相夸詡士大夫以其俗靜而樸往往指鄖來居焉軍學地卑下先時江暴漲南湖不泄洄洑停積摧剝發壞知軍事吳興皇甫煥築而隆之盡撤舊屋更起新宮既成而堂廡崇崇百

楹相扶擠甍外周赤白炳明侯使請記於余於是東平
蓽豐實爲學官夫以華君之博敏達於教皇甫侯之聰
明辨於政爲是役也不徒示人以材力之所能至而已
使其考正古今之俗因野夫賤女之常性而興其俊秀
傑之思一其趨向厚其師友畜其聞知廣其倫類極
夫先王道德之正文獻淵源之遠而一歸於性命之粹
其視成周之士庶幾乎何必爲楚人之材也千載之習
固不足以亂之矣若夫利祿之學枝葉之文以取尊
顯世希寵斯又在孫卿屈原之下爾非所以訓也

上芮提刑啓

葉適

外君之始領郡過優延見吏民同覽風俗恭惟大使緊時上臣姑願察其愚衷敢自飾於辭令伏念某少而朴陋發憤藝文迄無寸長可當世用頃叨中秘之論定許以便親而告歸休其數年之勞假以一城之守蒙恩若此思報謂何然而以歲計功曾何日月之積引經泥古不求法令之師邈爲山谷之生食於草木之實嗟猿狖之與取蕁刀斧而相仇仁義未明寬猛交病息爭而治無訟爲難此葢伏遇某官奉公以身惟義爲質弟兄師

保俱爲天下之望人門戸儀刑方觀[illegible]之論道周行江漢親至鄉閭比出六卿復使三輔深知上意之所向常侍中[illegible]以[illegible]民豈惟伏念於四辜益嘗教誨其官屬有所肅瓚敢不奉承助成必世之仁以靖一人之獄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崇國趙公謚宣簡議

葉適

議曰甚凱狀公之行上之太常而承之博士當以謚配行其可不信夫高爵重位不爲富貴沉溺而能退遜以

脩其節文雅以發其名此宗室公族之所謂賢也公遭時多故特眇然童子周旋四方而感勵問學居窮守獨之操甚於寒鄉窶士救民之疾苦如饑渴行懸利之政如嗜慾應猝制變敏而有功強梗在前不避也自爲小官以至留務論事不絕進見上前意質而辭詳其所不隱不知禍福之可擇也且死猶奏諫疏者三焉望其容莊聽其言必有當於理義察其行已可謂能以禮始終者矣凡此皆載於狀不誣然則公之賢非宗室公族之所謂賢也謹按謚法善問周達曰宣壹德不懈曰簡宜

謚曰宣簡謹議

題朱晦庵帖　　葉適

謙伯別久一日過余將爲長興縣出朱公此紙方急迫下劇邑乃不忘博學審問之功他日聞其政必異於今人也

太府少卿福建運判直寶謨閣李公墓誌銘　　葉適

故參知政事吳興李公以誠信質直事孝宗時天子念討虜報仇功緒未驗晝夜耿耿他執政多迎前趍疗過

即覆却異辭上固不快獨公謂機會難猝致本根當牢持諸所與爲不宜以堅意忤敵公私懇切始末至到上感公忠實久而順聽然後大言迎附者稍復衰息風俗寖向淳厚而自淳熙接内禪二十餘年天下安樂無事中外謳歌至今由公發之也兩預政終不取相位退歸偕榻食饘數溢米蕭然永日風操絶俗遠甚三子伯尚書季侍郎中子官差不遂猶至卿少皆有業尚名稱著於世而諸孫材賢矣嗚呼教以約而類者衆受以薄而與之豐天非偏厚李氏蓋亦其理然也余不及從參政

後而與三子躡履迹於朝會少卿之孤仁本以墓銘來請因竊用常所論叙者爲書首少卿諱浹字謙善有夙成之度少游太學諸生畏其能授承務郎監淮西惠民局復鎖廳試禮部詞致瓌特有司異之曰執政子也嫌弗敢上親友交唁公公歎曰吾既仕矣學有大於此者科目何爲自是不復求試盡取諸書徧讀其興壞因革一代之制別自成編而尤好左氏爲作廣誨蒙曰衆寶所藏也獵而有之在我矣歷幹辦軍器所國子監書庫官書庫在十年外喜曰積是歲月足以寧吾親矣朞至

猶不忍行參政曰不然今二孫已長家問且莫及而爾兄弟結綬京師吾意其必慰公謝勉出監六部門寓監主簿太府丞大宗正丞再知嚴州不行初公在寓監言造會子者二百人放作則散處於外稍久則犯貲名役恣其自便誨其爲姦宜置營區聚老而後代死而後收及外府又言四弊幾僞造一也立營房二也綱出峽重其防禁無使售易三也暫上印造或出内庫錢收換楮會以救低折之害四也於時會子法未敝而公之策如此改知嶶州尋提舉浙東常平會稽督零税悉械

縣滿府縣値公攝帥盡釋之士民歌呼叉手至額曰眞李參政見也以兵部郎召樞密都承旨蘇師旦倚權利傾天下士公獨不往師旦病之或曰可餌而致也遷樞密院檢詳文字公固不往晨入局會揖而已師旦怒愬於專國者徙將作監既而自爲節度使賀客成市公又不往專國者奇之曰是負氣有守可尚已遷太府少卿公建言治世黜虛而務實今挾虛競僞者醞成北伐之議邊事既壞矣尚多夸詡以愚朝聽詆虜則以强爲弱以銳爲怯譽己則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上玩下怠施置

勢恟恐禍不可測願親札邊臣毋得以不根無實之語輕輒來上他日白事宰相又面諭之於是専國者亦怒公因力請外除直寶謨閣福建運判在職二年舉舉爲民蘇謙者建之克豪兵與府隅官勢以殺人取賕賂屢移獄矣言路有爲道地者使刑部諭公以建儲赦貸之公曰隅官監臨也受財枉法也庸可赦乎不許刑部吏朱書符端曰臺諫意也勿誤公大駭函且奏爲吏借臺諫以令者舉朝壯其爲竟投謙嶺外而召公還然孚排笮誣讕寢其命公殊自喜別墅有寒泉修竹留居之以

嘉定二年十一月二日卒年五十八三年九月十一日葬餘杭縣茅山夫人施氏潘氏贈宜人四子曰仁本通直郎新知南陵縣曰仁方承事郎前知仁和縣曰仁表迪功郎新海鹽主簿曰仁元通仕郎五女適功郎前烏程主簿張端節從政郎新嘉興府司法余寀迪功郎吉州龍泉主簿張侲承務郎監江東總領所藥局蔣杞爲其壻孫曰熙曰勲公文出新意作生語緻客簡雅纖刻露之態四六絕去數十百年體裁切對順偶有若天然圓行方止不拘定質詩騷尤清婉其餘弄筆率就皆有

哉趣讀者雖貴珍莫能定其價而公亦深自櫝藏雖子弟不覩也遠齋公燕居之齋也故公自記之其言曰心遠物也利害得喪欲惡若一塵之起其前遠者隔焉心益近物爾吾懼其然也揮斥剔抉使夫塵者不立而吾之遠者日充充而至於無所終極方寸之微而有不可勝用矣嗟夫人常求所以悅是心者未嘗知所以病是心者方將與利害得喪欲惡角立而並行且竭力以奉之不暇焉有以是為塵而隔吾遠哉又烏有揮斥剔抉使是塵之不立而充吾遠也然則公能求所以病是心

者而治之矣其能難進其能易退其立德深其去就果仰能承其先俯能訓其後非偶然致者文字之工不足為公道也銘曰

彼門地者發身之秘彼詞華者得名之小賢哉蔡君清明自飭養心有本聚學有宗其在本朝□出特立其在四方從晉組惡豈不富貴視若一塵我為悚然愿見其人落溪千里滋其止止我不見兮庶幾在此

姜安禮墓誌銘　葉適

姜君諱處恭字安禮湖州長山人六世祖昭範名能治

春秋昭範之弟遵仕至樞密副使君曾祖朝奉大夫筠避亂於台州臨海祖仲思朝散郎簽書南康軍判官攝軍事討李成墜馬卒父訦從政郎至君來秀州嘉興始居之自大夫入南枂繼官不進君九歲而孤家尤貧大母父母皆散死他州不能𦵏而朝散旅於都昌佛寺四十餘年矣君營衣食治墳墓收拾諸櫬見星出入其走都昌柩故廡殯後爲僧堂也老僧以告君掘地數丈得之題誌尚新歸從左蠡小孤遇暴風縴斷櫓折舟幾覆然後得聚𦵏於武康上栢巖山君曰吾可以死乎旣而

頗貲田治屋不至富厚亦稍賙族窮援人於乏如有餘者君雖不以科舉自達至於懲渡江凋落之後奮寒士單薄之習積纍至有以立家室教二子煇部進士女適濟南呂濛有孫男女五人婚對及時門戶新成諜其力致之難過於墉屋偶然成事者遠矣余往來秀州十年聞君名又識煇於太學欲見君不果煇將對策英余疑之曰子色閒靑黑何祥也君素有足疾加劇卒年五十九葬朝散從政墓西百步夫人龔氏贈諫議大夫夬家也已葬煇錄君詩百餘首示余求銘余讀之曰君詩

淸壯抑揚而不刻削以反今人之律樂稱人善而志意獨到蓋得古人之意可銘已銘曰紹熙四年二月十八君死是年四月二十八日君葬嗚呼其詩則傳尚不忘哉

袁聲史墓誌銘　　葉適

聲史袁氏名直友幼而竒傑父延孺知武進縣提舉杜師且兼常州怒武進小書字大訶詰累至家人恐君忽立常州庭高語曰尊年適目眹小書童子所代爾即有罪兒坐無及尊也師但異之乃免稍長闊達多大節墊

武進於烏程厲山盡賣其產道上連駟馬冢旁置百家

爲張承相雖敗符離孝宗意尚銳論者爭言虜當擊君

獨上疏今比勾踐棲會稽時粗勝不多願陛下少忍且

須後卒割地而和虞丞相復與上謀出蜀師會長安君

曰吳氏挾虜自重久矣今誠能臂指使從我乎虞公默

然蜀師不果出既相薦君及魏掞之於上君辭不拜掞

之固辭掞之獨召對後四十年君七十餘矣韓侂胄以

虜自爲功士大夫不敢鬪君開語侂胄自古君倡而後

臣和無以人臣專大征伐諸葛亮雖爲忠桓溫劉裕爲

爲矣公將何所据佹冑不答逾年被殺君又數上書及
與執政多論天下事金陵無帥謂宇文簽書何不自行
宇文不平出鄙語曰眞九百君大悔恨自是不復言袁
氏世家建安曾祖禪祖符第進士奉議郎奉議次其譜
曰司徒裔孫邵甫醜紹術之亂逃從上虞袁晁反浙東
邵甫之後復醜之又逃從閩故爲建安人子敏孺通判
滄州餉軍白溝河軍敗死之廷孺漣水軍司戶女眞陷
漣水亦死之季即武進用滄州恩補官素狎秦丞相秦
呼曰來吾與若共此武進但以書叙戰守形勢無比附

意秦不喜武進竟不往部注知縣者三終其身益上虞
建安之袁能以潔易汙滄州兄弟再死節武進不阿所
欲於故舊至君策畫念慮必以國不以己窮苦貫稚耋
常守一意何義理千餘年未嘗間絕哉初虞丞相薦君
既不受舉進士亦不中弟說友知衢州光宗立持其表
來賀得海鹽催煎未久棄去為常州推官又棄去以嘉
定六年二月二日卒年八十五月六日祔於武進之墓
夫人陳氏子五人女之婿曰文林郎江東提舉司幹官
智諒曰范希夔孫男女各四人說友事兄謹宦遠至

參知政事君無一錢貪客輒爲萬錢其費皆出參政長子聘儒癸丑進士朝奉郎浙東安撫司機宜次舉儒早卒次學儒欽儒立儒皆參政奏官之人以爲難余觀君蹟於世故而謀國無不中不見小利而大義常獨決其品等在春秋戰國中非後世之才也雖然創爲強者難持而安處弱者易效蓋唐以後通患而春秋戰國所無也然則強果不可以創爲耶銘曰

遠矣聲史匪兢匪儻以節爲身千載同濤尚其後昆無改厥承

故大宗丞兼權度支郎官高公墓誌銘

葉適

余妻諸父高公諱子潤字畢老主烏程縣簿眞州判官孝宗知其名召使赴行在公由遠地下幕一日天子有命晝接詣過望亟裝欲往而母楊夫人忽病謁醫久未損既而公亦病醫無術謾云久且不治矣公驚嘆曰明主思見我而不幸母子皆屬疾或者天不與吾行耶重留君命無益祇爲罪耳遂以情自乞詞甚哀孝宗不能奪而憐之爲改通直郎賜緋衣銀魚致其仕當是時高

判官蚤退之節聞於天下公旣得謝疾尋愈因不復預人事常穿黃草屐剌白篾艇往來田間人罕識其面番三十年開禧元年始爲大理司直遷太府丞大宗丞兼度支郎官初公在烏程䟽三十二瀆達於太湖復晉宋舊跡在眞州剏定城營房五千費減十五故孝宗以爲才比再出適會討虜糧乏倉猝糴二百餘萬珠粲而尾實江淮諸軍滌甑釜待饟至然後飽食朝廷方賴其用而不悅者謂公昔固不仕爲亢者也今安得屈而復仕當返初秩而已公由此坐廢卽復具野航出沒阡圩如

其故態不少介客嘉定十年年七十七八月二十日以考卒公濛城人宣仁后弟士林曾孫也公紀兩使留後世賞知閤門事父宗之文吏官益齊通判婺州高氏來南方禁省隔絕公辛苦自衣食不祖舅戚餘貴學通古今猶記左傳漢書引筆高麗爲人穎邁肅潔如瑱珩玉淵無塵土意聽其語冷冷然吳儂楚些〻之鄙都盡而幹敏強力老練世故審動而果慮遠而成惜不究其役而頓抑以窮死悲夫退固人道之甚直而止若義執之與樞也在艮之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然則我非敢有命

而世亦不以是格物矣公之不得遇孝宗蓋時止乎然世莫或知而誤言之謂公特自止而已及公悟其不可以終止而上又因而起公此亦公當行之時也然世又莫察而支致之遂謂其既止則終不可以行焉夫惜其止而勸其行人之理也因其止而禁其行豈人之理哉故余於公暫出終處爲之痛惜而訃聞之日哭之至於過期而哀非以親舊私之也先夫人曰韓氏後曰劉氏皆前卒子男曰不華不矜不讓不矜爲兄子沐後不讓爲弟子泳後皆楊氏命也公既自衣食婺州遺業悉使

其弟有之其幼弟公尤愛惜又自輟田以衣食之屢矣女之壻曰鮑子明王田趙希翺劉余田朝奉郎湖北提刑希翺承奉郎監明州造船場孫二人曰晉彥宋彥公先治湖武康上栢山預爲冢藏十二月某日不華奉公喪以歸恭惟宣仁后以國爲家以民爲身以賢爲命以仁爲術治成元祐天所顧饗與宋無極萬世載之者也令其親外家零落細微餘十數焉其僅得列於士文士數之一二焉若不華則以庶士守其廟矣大夫不得以諸侯祭禮也況士庶哉嗚呼公之所折節復仕爲是夫

銘曰冗冗萬生兮有翹森森千丈兮寒標嶮胄出兮宜愈大又不磨卒摧折以盡兮悲奈何

福建運使直顯謨閣趙公墓銘　葉適

公名彥倓字安卿由宣祖四世彭城侯叔璆為曾祖直祕閣知池州尚之為祖知饒州公頎為父調溧陽尉縣民潘兄弟橫猾積為公私號為三虎邑官莫敢覗公具以白留守陳丞相陳公默不答者累月一日忽委公曰信矣潘悍僕數百挺刃自衛公開示禍福皆縶頸聽命遂縛三虎正其罪移揚州司戶有告主藏吏盜錢千萬

以上適兼獄掾鞠之吏㴩淚滿顧請死公察其情屏人問故則諸吏所共貸也使視筆帖盡首服一日[illegible]足帥大喜然猶欲逮諸吏公慨言其固與約後將無以信帥爲抑止差平江軍節推攝令宜興縣以牧馬芻[illegible]爲賦自南狩則然常預用二年後稅民以此德其令[illegible]不軌法公請諸司合奏釋舊逋禁預借百年弊事[illegible]矣知於潛縣大胥結臺省吏盡弄權自恣公列其姦械送府而臺吏果欲末減即力爭乞先罷御史憚之獄[illegible]不變浮橋迫市區水嚙敗人溺死公壘石跨巨梁堅[illegible][illegible]今民

愛之留其像橋旁公不聽曰蘇公昔所游也因撤以祠通判臨安府台州知興國軍歲旱蝗而閙糴兵難作公緩經賦弛山澤通細微村樵賤鬻苦不酬益增錢入之貴則損其直以利城郭永興令吳格失上供尤多公坐貶秩格愧謝公曰有事時寬民和根本計也一官何吝且歎曰眞賢令矣又薦之虜分道進江以南動駭不自保潰卒千人謀據城外千秋觀爲亂公募能相捕斬者未幾以其首至餘黨驚散人心大安興國雖小郡而介江鄂中流備守夙設器用犀銳東西依爲重蔽故江淮

荊湖兩司皆論公當遷以勸艱難勤力之臣由是旣轉

官復減磨勘遂入將作監爲丞出知袁州湖南運判羅

孟傳反累載毒甚郴桂陽公曰猺昔自相讐而鬬我主

斷不平激使叛逆已前誤矣今株營兀戍彌漫山谷戰

無決勝退虞尾襲誤不可再國之憂也若容間巧說陰

誘顯擊彼肘腋疑顧腹心猜防判還自相讐而滅亦其

勢矣帥漕議恊卒降孟傳進直祕閣考功郎浙東提刑

初朝廷患開禧會子輕僨賣半價悉改造[illegible]公

扶法以便民雖有重比不敢試也已乃陞寶謨閣知紹

興府然後盡所以流通之術苗之移於司農者爲之代輸而折會於民會之滯於州庫者爲之轉糴而貸錢於市錢會常相權民無貴食肆無虛券越事力弱而守以貴人相趨於簡陋久則不貲者謂當然鹿鳴禮壞不知何時公始行之備其永費曰興賢莊築捍海石塘亦爲莊以虞漏宂廟學士館城池壘壁素毀敗者加葺飾麗姸比將去不雨數月野草黃赤免下三等戶稅上二等半免湖耤田米不輸舉緡錢四十萬爲荒政助饑羸相扇羣聚陂湖中令尉書且聞公取死囚纍其首刖兩足

號於衆曰此劫奪藕者也其仁智不忍而能靖民如此
公雖以徽猷閣再任而旋即用爲太府少卿然不樂居
中暫入即求退以顯謨閣知太平州改漕江西總領使
綱運隷其所者皆直達勿團併公曰若此則轉運可罷
矣引古今事以辨朝廷是公言如其故然意益不樂復
求退移漕福建公奉使皆稱提會子所行皆如浙東州
縣不煩民不病也嘉定十一年十月九日疾卒于建安
年六十四夫人樊氏江氏仲氏皆先卒十二年某月日
子成忠郎監徽州酒稅䆳夫廸功郎嚴州司理宏夫廸

功郎溫州司戶崇夫與爲伯晨後者從事郎黃州錄事
參軍師雩葬公於武康縣上柏山塔曰宣教郎知楊子
縣曾黯尼曰悟空大師孫時泰將仕郎孫女三人幼也
始饒州殁而被譴公泣愬十年不避風雨上爲感動復
所削奉母孝撫庶弟友愛親善人聞過頓悟立改以材
取知無所隨附其治果敢疏達而歸於平恕自小官所
至著聲績而會稽之政特見獨出近世未有也然余常
恠越中陸海衍沃山水明秀冠於東南家不營而給人
不令而服晉唐牧守嘯歌飲酒永久而已若夫趣辦救

過而以不足日為歎復賦倍輸而以不賴生為慼則未之聞也然則何歟天反時歟地反物歟其難易得失昔異而今不同必有故矣故公焦心疲力自末反本而民譽之以手加額而未已也銘曰

疇所謂材如刃作稜習砥于人以割為能趙侯俶俶如母哺兒定無戚嚴用之孔時發名開禧收實嘉定恩涵澤濡在越大盛累閣而進猶梯級間一以卿招遂邇不還概其生存孰與死滅岸谷有遷茲跡是揭嘉定十二年八月日

翰林醫痊王君墓誌銘

葉適

君諱克明字彥昭饒州樂平人生乏乳以粥餌活遂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爲不可治君怒因自讀難經素問用意處藥宿病盡瘳始以其術行游江淮入蘇湖最後家烏鎮常數百千里赴人之急賢卿大夫皆自屈與游鍼灸尤精診脉有難知者必沉思得其要然後與藥則無不驗矣未嘗多用藥病雖數證亦纔下一藥曰此病之本也本除而餘病去矣亦有不予藥者要以某日當自愈有以爲非藥之過者過期其事當隨其事以治之

凡此類醫自好者之所操惟君能必讐其言夫世醫以多愈疾爲奇而君本豪偉通古今喜氣節讀書能文又以其先大家多以醫顯人特君發憤於庸醫爲之耳煩徵其事故今所記者僅數事至其治療之曲折又不能詳爲可惜也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牀君施鍼而步履復初盧守王安道中風禁不語旬日他醫莫知爲君曰此非湯劑之所及也令熾炭燒地灑藥輿安道其上藥氣熏蒸須臾而蘇虜使黑鹿谷過姑蘇館病傷寒甚死部使者請君治之二日愈後從徐度聘虜黑鹿谷適

爲先排使符君親甚君莫測也至趙州馬逸傷足墜石
橋下谷泰其主以已之車乘之北方由是知君名從張
子益救海州戰士大疫全活幾萬人子益上其功君曰
吾非有戰功也辭不受王炎宣撫四川辟君君意有不
樂謁疾竟去炎怒劾君避事坐貶秩又從呂正已使虜
虜接伴忽被危疾服君藥有間厚爲謝君不肯以狀還
國信所卅陽蘇著行金告君疾君始納之疾愈卒歸其
金然則不專用是易衣食明矣始君以試中禮部累其
官至額内翰林醫痊賜金紫淳熙五年六月卒年六十

七明年八月壬寅子大中大受等葬君於湖州烏程縣
永新鄉義安里平山余既次君事而未銘也紹熙二年
去荆過吳大受謂余卜攸葬矣曰某州縣某山某年月
日下大受又曰吾娩不知父之學近從人得一事焉胡
秉彝之配病内秘腹脹痛號呼宛轉旬餘父往視之其
家欲親咨既集父謂胡曰吾使恭人疾愈而與於會可
乎以半硫圓礙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對客如平常銘
曰
古之聖智先知疾苦草木雜使陰陽參御物無非藥待

我而愈其言尚存有方與數後之用者視薪失斧待至不效出奇則誤天疢王君因書自悟以身爲節意成尺度遇病必除莫名其故豈此獨能彼有弗慮憤傷末流以疏捲嫮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墓誌銘　　葉適

公姓詹氏諱體仁字元善浦城人始冠第進士調饒州浮梁尉郡以公屢獲盜欲奏其賞謝不就爲湖州歸安丞又爲泉州晉江丞公穎邁特立在下僚氣順言正喜因事開說以便民上官不以氣類離合常敬聽梁丞相

薦於朝召授太學錄遷博士於時學官號天下選講學得人之盛後以爲不可及公居間前後四年功最多遷太常博士高宗方定謚或謂宜稱堯宗公言於古無據謂比殷高宗謚改高後爲少卿謚孝宗亦公所定議者皆厭服從之遷丞攝鄭金部提舉浙西常平除左曹郎湖廣總領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亂幣法刼掠爲變公謂諸司宜遠討回此去京師千餘里上請須報賊計行也於是羣黨亟壞人不知警就遷司農少卿召爲太常少卿光宗疾省重華不以時中外駭懼或將不出

語公瀚陳父子至恩激發廷臣使交疏迭諫用意尤苦
求阜陵當復土公言本營思陵非高爽地自思而西勢
益卑下非所以安神靈也宰相不聽公爭之力遷太府
卿即請外除直龍圖閣知福州歲餘時論浸異言者遂
以爭山陵事爲公罪罷凡八年徙居苕霅翫愒水石誦
讀悠然復龍圖知靜江府始至勞農觀田器公曰是薄
而小不足盡地力且無溝畎何以行水乃更造農具取
水法物別爲圖授之稼知鄂州除司農卿再爲湖廣總
領公恩在鄂師戍卒遲公來合兩手曰復得吾父矣蓋

儒者之政歸於正已厚下而已世吏所以便文自用者雖善弗録也為民利無不舉為民害無不去以其下為當損無不與以其上為不當取無不革也故公於浙西開漕渠浚練湖置斗門以備水旱特散鹽本錢數萬以業亭民湖廣幣輕出百萬權其價而放諸州積欠亦百餘萬諸屯累重者增券給之糶腐糴新士食好米又與鄂州運司同築武昌萬金堤福州之僧坊以賂易主者差其直有常數公一徹去其在桂則十縣之稅錢為閣一萬四千緡稅米膠為除八千大凡州縣之以用乏告

以賦重請皆立應無留也人或疑公且空有司之藏矣百姓地矣而公之財常源源暴暴如泉湧山聚此又世吏所難測也公立朝察消長觀會通勸發善意助達陽德於人材治道開闔明晦容扶顯相功效十數顧難以言傳也自趙丞相去士久失職公率同志請於周丞相反覆極論責以變通之理因疏納知名者三十餘人周丞相不能用然其後亦多所收擢公之力也時邊事方旦暮急而公已病猶懇懇調護兵民杜塞希意迎和者

朝廷既召公歸遂以開禧二年三月二日卒年六十四

矣武昌之人如喪所親號泣送之四年某月日楚公少
從建安朱公學得其指要已而徧觀諸書傳及百家融
會通浹天文地理象數異書無不該極每陋巷棐几茗
飲冷落或窮游縱觀觴行淋漓輒爲人講說本末條暢
眉睫目明照坐奕奕夜闌燭盡聽者忘疲著象數總義
若干卷某集若干卷余觀公在朝有可以致高位之時
屢矣而義不苟取嘗與同僚燕語顧余而歎曰吾等善
自立須于一好墓銘而已悲夫余之卒銘公也耶銘曰
約步則履殆無奇行恢踈偉人難中準繩莫求廣居陋

者則然大德不踰公其有焉相彼豪雄竭海摧嶽文粹以瑩金鍊玉琢匪質偶成以學故能既超既騰靡公靡卿噫嘻古人用豈必盡我銘此詩哀而勿慍

著作王先生墓誌銘　　章憲

道學衰微千有餘載士習於章句傳註孰有心傳自到者憲自髫齔已聞河南二程夫子紹孔孟之絕學私淑諸人獨恨不得供灑掃應對之役問所以學也既冠居吳則聞州里福清王先生實程門高弟乃與我季弟惁及閩陳長方少方執門弟子之禮薰蒸灌溉於仁義道

德之言若江海之浸雖莫測其涯涘然知師道可尊朋友講習可樂也先生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考徙平江先生資禀清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益其理達而義精故也然不徼名當世世罕知之今天子急賢圖治拔揚巖穴俊乂彙征知府事孫公佑列先生學行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先生於是冀得行其道以所學爲上言曰道無古今惟人能弘故堯以傳舜舜以傳禹禹以傳湯湯以傳文武或見而知或聞而知前

聖後聖若合符節然非傳聖人之道傳其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巳之心也巳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又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策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未幾兼史館校勘屬刊修裕陵實錄書奏改左承奉郎遷著作佐郎丐外補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族子坐法一時觀望文致以罪久之還故官復主管崇道觀引年致仕

官至左朝奉郎壽七十有三紹興二十三年五月戊午疾終于里第以其年八月甲申葬于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茅東山之原嗟呼先生所試止於是故見之行事不大彰微道學淵微不得暴之天下然一時名儒推與論薦亦可槩見楊文靖公時程門先進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中書舍人朱公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公安國徽猷閣待制尹公焞皆舉以自代胡公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是二三公蓋有心照莫逆之道存焉先生淳一不雜故得

之源不事表襮故所養厚貌肅而氣和言簡而義明故
望之可欽即之可愛慕其接物意誠而感通其治事從
容而中理其從政必盡其職其涖民必極其惠豈非所
謂時措之宜者耶曾祖諱珣祖諱礎皆隱君子考諱伯
起假承奉郎贈右宣教郎室蔡氏胡氏前卒俱贈安人
胡氏欽州安遠尉嶧之女安遠名士女又賢也以配先
生士以為美談三子曰大本右修職郎淮南東路安撫
準備差使曰大中曰大臨皆業儒女二人婿皆進士嗚
呼爽考世儒之學自先秦兩漢更魏晉涉隋唐窮經探

道號稱名儒者不乏然韓愈氏顧以謂孟軻氏不得其傳下到今若河南程氏之學若先生之所受學遠有端緒質之孔孟無愧也其學要以深造自得斂于躬行其序自正心誠意以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要本于格物致知自盡巳之性以至盡人物之性極於參天地贊化育要本於至誠不息達於禮樂則可以窮神知化擇乎中庸則可以開物成務然士無師傳以肄業考疑往往不得其門而入雖然後生可畏焉知來者無漁然氷釋於斯道先生既莅修職以狀來曰先君未嘗著書所

以傳後者惟幽堂之銘是賴子從先君遊久子實甚宜
愿義不得以淺陋辭也謹次其狀且具列古今之學可
考不誣蓋有待於來者銘曰

聖人跡熄經僅存章句傳註極繇棼裵微滅絕塞道真
剽剝鬬儷攻於文卓哉夫子闖聖門學得其承道乃尊
不雜不溺醇乎醇相時行義覺斯民剖神奮此畀窮屯
我述墓文琢斯珉詒茲源委垂無垠聞而知者存乎人

重編吳興志序　　傅兆

唐人權載之序正元十道錄謂言地理者獨魏公且因

許其經濟遠大之業及觀魏公所論六典地域之差次四方貢賦之名物與夫州郡廢置山川險阻無一不備然後知載之不妄許可今州縣之編雖與并載寰宇者不類條目纖悉亦豈易為苟非其人則詳略弗當是非雜揉何以信後吳興東南最盛處於今為股肱郡山水清遠人物賢貴宜有大手筆以志其實左文質統記或謂失之猥并李宗諤所上圖經盼于此者又未免偏脫之病顧方欲請於郡一日太守李公郎中偶自言及是且謂郡有博物君子談君監簿慨然以此自任今[illegible]

以錢本之資屬歸安周令未幾李公詔還宮公亦去秦
繼又捐金以竟之甚盛事也光於談君乃同年進士喜
是編出其手因從周令假觀始知郎中除日已屬意乎
此大概本舊志參正史補遺訂誤無一不滿人意列二
十卷卷各有目數千百年間事了然不疑三輔黃圖殆
不是過叢嘗謂人之筆力根於天性无於學問猶運舟
挽鈞力有限量弗可強勉紹興以來亦有好事者續圖
經續編志非不盡力如震州荻塘之辨卒亦聽訛而止
丹鉛若誠良史才矣可多得會將推乎素學獻華夷編

經理中原如指諸掌兆淺學寡聞非敢自齒於權載之列談君事業當超出乎唐魏公之上於以見見編更數君子而後定歷二賢守而後傳是豈無待而然哉

懷忠堂辭并序　王炎

顏魯公知湖州作放生池又刻碑池上其碑見存池畔有魯公祠堂題曰懷忠北山程公嘗作楚詞一章刻石廡下其辭甚古然未盡事實因以辭續之其辭曰

敢逸駕兮前修佩武符兮典州迹已陳兮德新可敬逝

綠兮幾春秋遺意其存兮樹於萬年之原謂其逝兮乃在羅浮之巔奮忠精兮取義貫纖娥兮爛然臨塵寰兮上征揮八極兮爲仙黃鵠脫驂兮素虯停駟幾彌節兮念遺民而來顧荔丹蒼蒼兮清茗瀰瀰公來遊兮湖山增美遊觀罷兮來歸有浦與河兮清冷之池魚鳥懷生兮欣欣焉其有依銀鉤蠆尾兮燦翠珉而陸離絃琴兮擊鼓羞羔豚兮酌醑跪起以薦兮願公燕喜公燕喜兮吾民樂康抑災沴兮蠲除不祥雲來兮萬祀蒸嘗兮不忘

湖州到任謝表

王從

便朝賜對近輔班條起居閑散之餘付以誓宣迄寄喜
非所望懼不能堪中謝伏念臣曩以散才濫升清貫老
隨從至命與志違入三館者四年瑕疵不掩把一麾者
數月瘡痏已成坐此罷歸宜其永廢乃從家食驟得守
符況吉州苕霅之間湖山清遠而今比京畿之內尋物
浩穰自揆何人可居此地第緣疏淺不敢控辭識慮
疏何以撥煩而治劇身衰氣憊難於扶弱而作彊綏
佩章終虞傷錦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皇明日照寬度天
涵在知人而能官人雖加遴選善救物而無棄物亦若

課收臣敢不益戒曠官深思補過寧催科之政拙惟務便民但寬大之意行是爲報國

上葛密院邺書　　王炎

炎嘗謂爲天下計者不可以喜於多事亦不可以習於無事喜於多事則有輕躁妄動之憂習於無事則有苟且偷安之患夫惟靜而有遠慮動而有定守者然後足以撫天下之勢待天下之機制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不然輕躁妄動而淺謀者固多敗矣而苟且偷安者因循不振亦不能以有成是故聖人經世之［illegible］不畏多

難而畏無難蓋無難而深畏者所以為多難之不畏也自南北解仇行李往來玉帛交贄方内無犬吠之警此宗廟社稷之靈生民之福也然兵偃而不用其久安之計歟抑亦養威蓄力以為觀釁而動之資歟天下幸而無事戰守之備少弛三十年於此矣恭惟主上奉壽皇之膚謀紹高祖之盛烈相公以真才碩德周旋兩地且專右府本兵之寄深略遠筭獨運於帷幄之中而折衝於萬里之外此固非有司所能測知而其淺者炎請試一言之相公機政之暇試一觀之今日壤地東起海瀆

西入巴蜀綿亘幾萬里有爭天下之全勢而荆襄乃天下之脊膂也自襄陽出鄧州精騎疾馳不一二日可至於洛陽之郊則進取之策以荆襄爲重昔諸葛孔明周公瑾爲蜀先主孫仲謀言之詳矣在今日固不可以深論也至於守禦之策則荆襄之地尺寸有所必爭蓋自古與於江左者得蜀則重重則強失蜀則孤孤則弱吳蜀相去遠矣朝廷所恃以有四川之地者荆襄控其孔道也今荆襄之間其重鎭有三一曰襄陽二曰江陵三曰鄂渚兵聚於此而信陽漢東郢亭德安等處歲分數

百軍士戍之夫分戍於沿邊之支郡城小而不精此不足以自固則江漢上游之所恃以爲金湯者特三鎮爾大將在鄂渚戍卒凡五六萬其副在襄陽戍卒纔二萬人江陵介於襄鄂之間戍卒不滿萬人夫襄陽國之門戶也而恃江陵以爲唇齒恃鄂渚以爲根柢疆埸有事其伸縮卷舒之機雖不可以預圖然鄂岳諸地遠江陵兵少則襄陽易危其表裏重輕之勢不可不素定也惟相公熟籌之古之用兵者有勇力之士有智術之士智術之士運籌策而爲之謀勇力之士履行陣而爲之用

二者不可闕一也其大則漢高之有子房其次則曹公之有賈詡先主之有法正其下則田忌之有孫臏以為軍師袁紹之有田豐以為謀主此數人者非能身犯矢石也然謀之用否勝負隨之自文武分於兩塗士大夫不服習於騎射而軍旅之事屬之武夫士有談兵者人必笑之夫力抗虎射中遠為士者誠有所未能至於料虛實決成敗較之挾匹夫之勇者固有間矣今議者徃徃謂世無人才炎獨以為不然蓋以才而後濟才因事而後見天下無事則深謀奇計之士無以見其所長自

古英豪不遭與運恐亦未免湮沒銷鑠與草木俱腐而謂天下果無人則過矣廟堂垂意於選用取其智不責其勇用其謀不求其力則天下之奇才乃可以網羅而無遺惟相公圖之將者國之爪牙三軍之司命也二三大將出於朝廷之所擢用悉不敢妄議自諸統制以下至於副將雖曰偏裨然緩急之際朝廷亦恃以為干城有勇而無智者且患其寡謀而易敗甚者其力不足於甲馬其技不熟於弓矢亦或使之當偏裨之任一旦遇敵其不足恃亦明矣夫聚數萬人於轅門豈無驍[illegible][illegible]

驚之士可以備戎行千夫之長者若責二三大將各展公心視其怯懦者黜之察其勇敢者陞之則此曹莫不踴躍鼓舞以功名自許戎容可肅士氣可壯矣惟相公圖之將帥所恃以用三軍者非威無以使之畏而不驕非恩無以使之附而不離李牧之犒饗竇嬰之分金皆以恩意撫摩其下也既以恩而固結之然後以威而整齊之則驅之於死地可使如臂指之相隨今軍士之貪甚矣將帥視之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不甚顧恤平居無事以勢相待以法相制固不敢爲亂萬一有羽書之

警卒而用之恐難盡其死力耳惟相公圖之神州赤縣淪於左衽之膻腥踰六十年士大夫慨然有意於北向而不肯燕坐於江淮之南義當然也然事以密成以泄敗炎竊見邸報或言布衣某人上書論邊防利害或言布衣某人上言論恢復事宜夫廟堂之上君相謀之邊鄙之中將帥謀之彼書生猖狂之言果何爲者安用傳之四方哉且夫有謀敵之意而使人知之者疏也無謀敵之意而使人疑之者殆也惟相公圖之炎新安一介下士也隨牒州縣二十餘年自知其不才無以求知於

當世四未嘗一開口論天下之事亦未嘗一舉足至相公之庭歲月侵尋試凋縣於江湖之外百憂熏其心而身將老矣故終更而來仰望相公之賢願掃門一見焉而不可無以藉手也故爲湖北末議八篇以自見其所言爲蹄江劄弊一編以自見其所行而其情猶有不能自已者故又以書先焉天下之事其淺者不足載之於書而其深者難以筆舌盡也張敞曰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言且不能況於書乎雖然炎之來未能精於仕者也相公略觀其言察其愚陋而棄之則炎之分也矜其[illegible]

蹬而收之則炎之幸也干冐云云

上宰執書　　王炎

炎竊見潮州先准省劄日造鐵甲一副續准省劄日造鐵甲二副且以二年爲期買物料雇工匠並令本州於係省錢內支用歲終具夾帳備申方行支撥用過錢貫且係省錢州郡所入者少所支者多戶部所謂且於係省錢內支用者是不欲直言不行給降姑爲之辭爾炎近不免再有申陳會計本州造甲已支過一萬三千餘貫乞於月樁錢內支撥恐戶部以爲難欲乞於給降

度牒付本州變賣支用蓋緣本州困乏挨那不行不免
控告至於哀鳴若蒙鈞慈早賜允許行下豈特可寬官
吏之責實亦可寬民力也炎又思之打造鐵甲難於與
工不已者其害有三境內匠人迭互用工追逮且逼日
支錢米可以養其一身不可以養其一家使之拋棄妻
孥供官役使已非小人之便又況終日鍜鍊不得休息
日以二副為限此之私家用工極為勞苦則興工不已
其害一也士農工商雖各有業然鍜鍊工匠未必不耕
種水田縱不耕種水田春月必務蠶桑必種園圃今已

仲春拘而用之使之蠶桑失時種蒔失節終歲必有困窮凍餓之患則興工不已其害二也季秋已後仲春以前天氣既寒爐冶鍛治不可用工仲春以後天氣向暖仲秋以前天氣大熱當是之時聚一二百人而用之自早至暮親爐鞴鍛金鐵不得片時休息尤非所宜夫強人而用之不恤其勞必窮其力似非朝廷仁厚愛民之意則興工不已其害三也夫人情有害則怨有利則喜未嘗可以廢其工役而稍利之乎或因選防秋鍛甲治兵事不獲已豈容遽輟然切以爲不然古之論用兵

者言城郭不堅不可以固守者有之言糧儲不給不可以持久者有之言士卒不練不可以戰者有之言犒賞不豐無以使人者有之言將帥不才不足以禦衆禦敵者有之未聞以甲冑不足爲患也去年邊境交兵蓋以不練之卒付之愚將士卒逃潰棄甲委兵故喪失者多且軍器所造甲不知其幾年矣日造十副以一歲計之則造甲三千六百餘副以十歲計之則造甲三萬六千餘副而用兵未及一年則所存者少所喪者多乃遽責之州縣大郡日造二副小郡日造一副若向後用兵士

不精練與前日同將無智勇與前日同雖諸郡造甲山積恐一二交鋒之後又有不足之患矣當是之時雖欲強州郡以造甲恐州郡無以應命朝廷雖欲支撥緡錢使之充用亦恐版曹無以那融也况民力不可使窮乎故炎以爲選將帥練士卒備要害積芻糧以爲扞禦之計此雖書生之常談實天下之至論也廟堂若肯𭃼夠念會計軍士卒若干甲冑若干內而軍器所藏外而諸州所造到甲冑若干若大數稍給於用則工役可罷無疑矣昔者仁宗皇帝之世天下全盛民力殷富然北有

耶律之患西有拓拔之憂用兵累年范蜀公爲諫官其言曰欲備西夏莫若寬關中之民欲備契丹莫若寬兩河之民今民已窮而三司取財不已財已竭而樞密益兵不已議者以其言爲切中當時之病今日之民力盡矣襄漢兩淮生靈肝腦塗地村落丘墟此固仁者之所動心若夫自江以南州郡或困於運糧或困於防守或困於招軍或困於和糴或困於造船或困於打甲其禍起於權臣擅命自作不靖以干天討然其害流於天下至今未息朝廷更化慨然與天下盡去宿弊改弦易轍

誠不可因循亦不可苟且則炎之所言不爲過也權臣誅殛之初朝廷首下詔以求直言所以防壅塞通下情則炎之所言不爲僭也干冒鈞嚴下情悚懼

答凌解元書　　王炎

炎汨㴾簿書不得款教承惠長篇不勝慚怍一雪乃蒙朝廷指揮不敢不祈幸而得雪不敢以爲喜而以爲憂則古詩所謂長安有貧者爲瑞不宜多故也故房金之利及於一市不及於四境雖三尺之童皆知之賑救之法當先於四野之農不當先於市井之游手炎起家寒

冷農家疾苦知之素熟不待執事之言也富家之大斗鄉司之作弊所至有之不獨湖州如此為政者但能去其太甚爾若曰剗除其弊無一毫不盡雖龔黃不能而况炎之不才乎田野之民食糟糠此誠可憫炎前年在山中自十月至去年二月山居之民盡掘蕨根而食向在臨湘為縣亦是水災濵江之民盡掘大蓼根而食之為州縣者雖知其弊如之何其救之哉又况湖州戶口繁多郡倉常平米斛只有二三千石又如德清縣近日窮民來求賑濟者數百人縣倉常平義倉僅有一百六

十石以之賑濟則不能遍以之賑糴又不能給未知執事何以教我本州之策不過勸豪右賑糴禁牙儈販出境用錢數千緡糴米斛散去安吉德清歸安郎玡或者可救一時之急本州有和糴三萬九千石朝廷旨揮起赴鎮江總所炎巳再申都省乞存留上件米斛以備來春賑糶若得此米則二麥未熟早禾未收以前尚或發糶可以濟新陳之不接未蒙朝廷行下萬一朝廷未從所請又未知執事何以教我天下之事言之易行之難古人所謂旁觀者常高一著當局者迷執事猶乎旁觀

必有以處此願聞之況㐫年乃民間之不幸荒政自是臨事措之而後知爾嘗聞楊大年內翰有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執事見炎之舞袖長矣若其當筵而舞之不至郎當胸中恐有成說幸詳以見教毋吝

上宰執撥米賑濟書　　王炎

炎緣本州旱蝗之後百姓絕糧爲程歸安德清三縣人戶狀乞賑濟者已總計六千九百四十六紙安吉知縣何儒林申居民多掘野葛長興知縣趙通直申居民多

買糟粕炎又遣人出爲程歸安管下鄉村詢訪近碓坊居民又多糴糟粕在法減放不及五分雖未嘗賑濟即與賑濟本州常平米不過二千餘石已申倉司行下許用以賑糶此如一杯之水不可救車薪之火向云望麥熟今又望禾熟日月尚長若更無米接濟困弱者必至餓死強壯者恐爲盜賊炎嘗三次申尚書省乞撥和糴米撥濟賑糶至今未蒙行下且救荒之政行於百姓已餓死已爲盜之後不若行於百姓未餓死未爲盜之前炎所以前後懇切哀告廟堂非是沽名非是市恩非是

避免饑餓以百姓係國家根本爲守臣不可坐視窮民饑
餓繼此上瀆鈞聽今來事勢已急本州旋那融官錢糴
米分去歸安之郎邪一鄉烏程移風崇孝兩鄉及德清
武康安吉長興略減價出糶然每處不過二三百石若
不蒙朝廷行下將和糴米賑糶委是無米接濟此係痛
切利害又況出米賑糶收回價錢椿管在庫秋熟糴還
於朝廷無分文之損而於窮民有莫大之惠且炎切緣
建隆三年戶部郎中沈義倫嘗言楊泗饑民多死郡中
軍儲尚有百萬可貸至秋乃收新粟有司沮之曰來歲

薦饑將無所取償義倫曰國家方行仁政自宜感召和
氣立致豐年寧復憂水旱耶太祖悅遂命淮南官吏發
倉廩以賑饑民蓋自祖宗以來勤恤民隱涵養生靈感
召和氣累致豐年實繇於此況如義倫所請春貸秋償
太祖且不以為難今粟米收錢民有所利官無所損何
憚而不為遠而言之江淮之民民也近而言之嘉興之
民民也江淮請錢糴米而得錢不厭其多嘉興請米而
得米不拒其求湖州之民亦民也獨屢請而不從災不
知其故豈謂災傷減放之少而不與之以米歟然湖州

雖號出米之地苗米僅數百萬不及姑蘇二十分之一不及嘉興十分之一而戶口繁滋過於他郡所以歲纔凶歉即便缺食若不賑濟豈特困弱餓死強壯爲盜亦非召和氣致豐年之道也不控告於廟堂將安所赴想州治去行都一宿可至而守臣爲民有請如訴於天此炎所以夙夜彷徨不知措手足之地也不免再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察炎懇切念民之無食早賜施行以救老稚之命不勝大幸

申省論馬料劄子　　王炎

照對本州管下有下蔡城係每歩司牧放之地四月馬一疋日支料穀一斗自五月至八月馬一疋日支糧穀七升九月回程馬一疋日支料穀一斗開禧三年共支馬料七千四百八十七石九斗嘉定元年共支馬料五千九十五石一斗三升上件料本州即無儲蓄每年係朝廷裁撥上供寬剩錢會中半隨時價高下責付牙儈收糴官吏凜然常恐收糴愆期支散不給況去年蝗旱禾價消折本州管內多係晩田少有早稻可充料穀蘇之早稻去年盡被蝗蟲喫損每年收糴已自艱難目今

小民饑餓赴愬於官乞行賑救又更如每年收糴馬料之數奪民之食充馬口腹小民必然饑餓性命不保切見古者行軍用師糧食以供士卒蒭茭以供牛馬故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峙乃糗糧峙乃蒭茭不聞峙穀粟以食戰馬也又孫武兵書亦曰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此言軍士之糧也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言牛馬之草也又按漢書烏氏善畜牧至用穀量牛馬夫牛馬之多以穀量之則不過於牧水草之地而已安得有穀以食之古禮惟國君有馬在閑廐者食穀與草凶年則否

故記曰歲凶馬不食穀又曰國家靡敝則馬不嘗秣秣者剉草與穀雜而食之也況今之馬出於西夷南蠻不過喫草飲水於山谷之間豈常有穀養之今湖州遭蝗旱之患百姓絕糧可謂歲凶矣公私匱竭州縣素無凶年之備民間自有兩年和糴之後宿藏已空亦可謂靡敝矣月令六縣之民近市井者或買糟粕近碓坊者或買糠粃安吉山縣最少米穀山居之民或掘野葛或掘地血而食之馬之食穀粟者豈不可省昔者廄焚夫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人貴而馬賤故也古者師行則秣馬

非師行之時益有務而無秩今幸邊防休兵馬牧於郊
水甘草美足以養矣不用於戰陳何必食之以穀武王
休兵歸馬華陽胥僖重穀牧馬坰野其不食穀明矣民
食糟糠食野草而馬反食穀似非仁民愛物貴人賤畜
之意炎妄意謂食馬以穀理當盡數住支縱未能住支
則四月九月馬日食一斗當減而與之四升自五月至
八月馬日食七升當減而與之三升如此則尚可以合
古人之制又可見主上愛民之仁又可以減縣官之虛
費又無損於國家之武備欲望鈞慈詳察所陳特賜行

下須至申聞者

回交代周郎中啓周諱夢祥前湖守　王　炎

昨登三館幸接英游今合五符又叨交契雖在後塵攀乎逸駕然告新必授以成規遲睇茵憑輒陳輿誦某官學深聖域文擬國華是謂勝流嘗已紬書於金匱如其小用亦宜演誥於黃麻乃欲試其外庸令暫違於帝所遠追冉季擅政事於四科高視趙張騰治聲於三輔衆雖請關難以借留朝有賜環促之來覲嘉猷告于后郎升獻納之司利澤施於民盡展經綸之蘊炎僕尋末路

開密孤蹤起廢恩深撥繁才短恃有敎條之井井可以
蒙恩更斷誨約之諄諄使之免戾

謝從官啓　　　　　　　　　　　　　　　　王炎

屏居三徑越在家山起把一麾密依行闕拔拭之誤恩
甚寵吹噓之大造爲多伏念炎碌碌亡奇悍悍寡與瀛
洲抱槧都水分符誰謂數奇動而速謗自知識暗謀不
周身此宜終老於漁樵何敢希榮於牧守況古稱苕霅
爲浙右之名城而今視京畿乃目邊之輔郡寛厚者長
於撫摩而短於治劇精練者急於辦集而緩於字民於

斯二端未有一得付以藩宣之寄擢於廢棄之餘曾是傷弓若何全璧伏遇某官嚴於律己輕以待人持君子包荒之心廣朝廷使器之意雖嘗蒯以無廢或桑榆之可收炎敢不振衰遲之蹤竭牧養之力使之殫治諒無梁國之能督以催科寧若道州之拙

謝孟漕啓　　王炎

鳳闕非遥虎符有守便朝賜對詔旨趣行主上之德意寬仁臺治之教條簡易於斯撫字可謂便安戴念此州殊非曩日三賢祠在誰希前哲之高風六客堂空無復

宦游之樂事既紛紛於牒訴又汩汩於簿書征榷之利日取之若甚多金布之輸歲計之常不足何以免催科之拙庶乎爲保障之謀伏遇某官令聞冠於朝端名門甲於天下以能治劇兼兩道以裕財其實留中近九重而駐節炎幸緣一日之雅素可竊二天之庇庥雖無御黠馬之嚴稱爲能吏願戒烹小鮮之擾加惠齊民

答魏倅啓　　王炎

外諸侯之守在於撫字其民半刺史之權所以通行其職屬講同僚之好首蒙枉教之勤某官世閥光融才猷

斂卲展士元之驥未足寃其所長題仲舉之輿是宜借以爲重何期天幸獲共官聯庶幾繾綣以相依必肯滿縱其不逮瞻風非遠披霧有期胸次所懷毫端莫盡

答長興安吉知縣啓　　王炎

來幡滋事固無取夫煩苛墨綬近民尤貴察其肥瘠欲爲循吏難矣願與執事圖之其官行巳靖修擾繁敏決方縣官之意雖專於保障而郡守之責在拙於催科要當處之以中相與去其太甚黃金不至攜手而無措赤子亦可息肩而少休但使田里無歎愁之聲不負朝廷

有寛大之意佇觀優課即止亭遂聊發鄙懷用渺先慮

答烏程歸安德清武康知縣啓　王炎

準旗假守偶及戍期晃爲同僚遽來教賜其官疏通無滯廉謹自將小試民庸暫行邑事若以仁厚之意寓於催科之間萬戶按堵而居不病烹鮮之擾諸公推轂而上何憂展驥之難自顧陳人豈堪劇郡所願同心而共濟必無袖手以旁觀悃欵之情敷陳罔旣

賀吳興郡王啓　王炎

大庭讀命亞傳升華鏤玉增崇慈孝洽兩宮之慶纂車

彰釆友恭形四海之風盛事流傳懽聲洋溢其官端莊而好禮靜厚而尚仁晨趨辨色之朝其儀惟謹日致承顏之養於志無違屬聖君方駿惠於先猷爲太母衍鴻休於顯號乃眷懿親之近無踰介弟之賢覩公府之冬儀永爲異數謁王朝之特輯庸示殊恩尊樓具羨於相輝棣立超升而在左慈幃喜懌茲惟系出於孝皇屬籍榮華豈止專同於信邸炎贅員間舘依德高墉夏斷日避阻進膽於袞繡身居林下但傳誦於絲綸

龍圖閣學士贈特進程大昌覆謚文簡議

王　炎

朝請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兼皇弟吳興郡王府教授兼權考功郎官王炎覆謚議曰君子所以著見於世者其道有三德以成己才以集事言以垂訓於斯三者苟有一焉皆足以不朽周公旦之謚文才德備也晉士燮趙武之謚文才德各有所長也魯臧孫辰之謚文其言立也文之謚一意旨所該括者富矣後世士大夫學識淺陋言辭卑弱寖不逮古於是名公鉅卿間有以文章議論奮立於一時諸儒之上者縉紳

往往目爲斯文之宗其沒也遂以文易名如唐權德輿韓愈李翱本朝楊億之流是也今特進程公其學富贍而不雜其識精密而淵深其發爲文章則根底六經與韓退之柳子厚相依倣而馳騁筆力駸駸上薄西漢續作者之派流立後學之準的太常謚之曰文誰敢異議然未足以見其行已蒞官立朝之大致故又附之以簡按謚法簡有數義一德不懈曰簡平易不訾曰簡正直無邪曰簡一德不懈太常議之詳矣然公才高而氣勁疑若不可附近而接引後進諄諄誘訓不倦焉苟有一

吾邑稱道不厭焉故在學校爲師儒諸生敬之在州里爲鄉先生鄉之子弟慕之是非平易不訾數起於布衣自致達官當官而行惟義是徇雖無崖異不肯苟合未嘗以毀譽更其守也太上龍潛公爲宮僚及登大位公方閒退杜門謝事恬淡無求未嘗以進退動其心也是非正直無邪嶼夫學問文章彰徹如彼德成行立超卓如此合文簡以定謚名不浮於其實也請如太常所議謚以文簡謹議

東萊先生呂成公覆謚議　　丁端祖

議曰斯文之脉既絕而復續儒者之功也葢自吾夫子
文教盛行之時異端漸不可遏頼吾夫子主之至孟軻
氏而楊朱墨翟之徒百氏蠭起非孟子障百川而東之
則吾道其喪矣自時厥後殆且千載斯文不斷如髮逮
我本朝濂溪二程倡義理之學續孔孟之傳而天下學
者始知所適從羣邪醜正衆偽嫉眞如濂溪二程之學
浸晦浸微又得晦菴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吕氏復闡六
經之旨續濂溪二程之傳而大道以明人心以正然三
儒同功一體天下均所宗師而晦庵朱氏南軒張氏訓

廷旣嘗賜謚矣則東萊之宜謚夫誰曰不然奉常按謚法開物濟務通達强立曰成以成一字易公之名公之學誠足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惜乎天奪之年孝宗方屬意嚮用而公病矣公雖不能盡見之行事而公之遺書實與六經相爲表裏斯文賴以不泯者公之力居多也謚之曰成夫何歉焉博士議是考功員外郎丁端祖謹議

西湖羣賢堂記　　陳文蔚

為政有大體達幽枉雪寃滯使民有所赴愬者次之而汲汲於催科抑末矣國家設官置吏星羅碁布正人心厚風俗以壽國脉於億萬年之久豈欲其營私殖貨剥下媚上為基本蠹哉欲正人心則莫若崇儒重道教學明倫使為士者知所趨向而明義理欲厚風俗則莫若崇尚節義褒表仁賢使關節脉理上下相通而利悉無所擇如是則為政之大體得矣雖屑屑之細故莫或毛舉未損也况大綱既正衆目畢張有得其大而遺其小哉茗溪章侯來宰鉛山慈祥惻怛寛大樂易民之歸

之如親見之慕慈母至家具其銜焚香以祝然則矣之
爲政亦可知矣未幾一新縣庠植僵起仆縮他費以養
生員春秋二祀及每月課試躬率僚佐精加考覈黜
必當由是絃誦之聲不絕寂寥湮廢之餘而佩服鏘鏘
矣然其心猶以爲是特故事之常未足以償吾素乃於
西湖之傍買屋一區取是邑前後名賢之所經歷邦人
之有行義寓容之爲時望者不以爵秩等卑姓名顯晦
凡有善可書莫不傳之以著其始末贊之以揚其德美
祝之以表其敬其大者則取其講學之功道統之寄辯

其異端似是之非發其前聖未明之藴扶人極立世教有功於萬世者其次則志氣之激昂風烈之峻拔忠君孝父舍生取義有如秋風烈日足以激貪而起懦者其下則鄉官可紀處鄉以義勵金石不移之操剖藩籬爾汝之私以至履行之修飭文章之典雅足以傳後而行遠者莫不取之凡十有六人堂以羣賢扁之倣錢塘湖上之意然則是舉也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儒是邑之士體侯之意自是以往勵志聖賢之學而恥爲章句小儒則侯之功及於是邑者詎止一時而已若偷容若

邦人忘身徇國推巳及物修身以見於世則風俗豈不大有可觀者乎予於是旣嘉侯之用心抑有望於邦人雖然風俗自人心始也近世以來人心偷惰廉耻不立其爲風俗累也大哉侯旣於講學留意一以正人心爲本則風俗之變不難矣邦人其期月以俟規畫旣定走書上饒請文蔚誌其顚末文蔚不敢以不文辭遂爲記侯名謙亨字牧叔其先正貳卿嘗歷言路議論風釆有足尚者宜侯克世其家云

章巖磨碑

紹定己丑冬河州寇作鉛山障蔽江浙實處要害之地
邑宰章公謙亨以謂彼衆弄兵由銷患不早積習致然
今雖未薄吾境不容以張皇諱避坐失事機即以急變
聞于上人專榜警備控扼險要備峙芻糧營繕壁壘以
待大軍之至明年春本路調沿江兵應之未幾賊果驟
縣北向闖吾臨口居民望風徙避苟全性命公乞移屯
於監軍趙公潛夫遂自火田提兵以來次於縣廓乃部
勒諸校分道並進所向輒克捷報無虛日生縛數百人
取其傑黠來敵者梟首輩於西關之外其餘脅從之類

釋之使復歸農是後諸路官軍相繼入閩經從邑里應
辦不絕我衆益前賊衆益却邵紉之南且俘且降乎盜
之期蓋指日可俟矣議者咸謂活吾一邑之民所以爲
是先慮之備者要皆邑大夫之力匪伊絡吏而去第功
增秩雖莫諧願借之請然無奈去思之情是以書其大
槩使世之子孫當無忘公之德云耳公爲政寬平邑人
號爲生佛大書鏤木家置一本祠而祀焉其他如愛民
戢吏興學禮賢救荒減賦所可記者尚多然以得無功
言之此皆作邑之常故表而出之以記不朽之傳是然

八月初吉刻于章巖西偏之崖石